



昆仑雪峰

KUNLUN XUEFENG

昆 仑 雪 峰

杨 烜著

*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
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

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：787×1092 1/32 印张：5 1/4

字数：106,000 印数：1—7,500

1978年11月第1版 1978年11月第1次印刷

统一书号：10090·243 定价：0.32 元

目 录

闫王垵	(1)
胜利井	(17)
收工之后	(34)
搭车	(53)
祁连风三夜	(70)
两个朋友	(83)
昆仑三峰	(96)
唐古拉山上	(111)
卡娜	(127)
探亲	(144)
后记	(162)

闫王垴



春天，来到了专芷高阮。

大通河解冻了，翻滚着白色的浪花，怒吼着，奔流着——老远老远，就可以听到它呜呜的震耳的声响——冲击着河底的岩石。不知流了多少年，把巨大的岩石，冲成一个一个光光的元坑，有的象水缸，有的象脸盆。

山上，在向着阳光的地方，百花盛开着：黄色的花朵，是蒲公英；粉红色的花朵，是大喇叭花；碎花瓣的紫色小花，在很大一墩一墩树棵上长着的，叫什么呢？勘测工崔增林不知它的名字，好奇地走到它跟前，咦！一股扑鼻的清香钻进肺腑。他顺手折下几支，跑到领着他们探路的老向导跟前问：

“老大爷，这叫什么花呀？”

“野龙柏！”

老大爷往上推了推他那顶平顶元边的黑缎帽子，扫了一眼小崔手里的花朵，看着他那蹦蹦跳跳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关怀地嘱咐一句：

“小伙子，爬山不同逛马路，当心脚下啊！”

“老大爷，我们勘测队员爬山爬惯了，比这高的山都爬过，不祿回事。”

“跑得最快的马也有失蹄的时候，可不能不经心啊。”

老大爷说完，又往前走了一段。然后仃下来，指着前百的峡谷说：“孙队长，你看，从这儿到那头的峡口，这段就叫‘闫王垴’！”

“啊——这就是‘闫王垴’！”

孙队长和勘测队员们悻不自禁地叫了一声。顺着老大爷指的方向看去，只见一坐巍峨挺拔的高山，象用斧子劈开一样，齐刷刷地掰成两半。两边是立陡立陡的崖垴，相隔不到二十丈宽；中间的峡谷里，淌着瀑布般的大通河水。河水发出闷雷声的脆响，让人听了有点毛骨悚然。

“我们不能顺着山腰走了，没有路，从来也没人走过；要翻越山顶，才能通过‘闫王垴’。”老大爷说。

“能不能再往前走走看？”孙队长试探着问。

“不行！”老大爷一刀斩断，丝毫不容讨价还价。然后领着他们就往山顶上爬。

山并不太高，从大通河底到最高的山顶，不过三百多公尺。他们从山半腰往上爬，只需爬二百多公尺就到顶了。然而，由于山势陡峻，爬几十公尺也会呼呼喘气的。看得出来，孙队长、崔增林和不爱讲话的老测工刘福祥，以及领着他们探路的牧羊老大爷，都是爬山的能手。很快就爬到了山顶。没有休息，又继续往前走去。

山上也只有一条窄窄的小路，远看象一条白线，真是名付其实的羊肠小迳啊！他们走了一会儿，到达主峰的时候，

老大爷站在一个砑盘大的顺着山下斜立着的石头上，突然佇下来不走了。他木然地站在那里沉思着，怅惘着，眼睛凝视着这块巨石出神。脸色变得忧伤而痛苦，是什么触动了他的心事呢？

还带着一些稚气的崔增林，不善于观文别人的表情，催促道：“快走啊！”

老大爷想说什么，没有开口，没精打采地向前走去。只走了两步，又回过头来，看看这块大石头，困难地近似哀求地向孙队长说：

“孙队长，天下这么大的地方，处处都可以修铁路，为什么单要在‘闫王垴’上修呢？我看还是换个地方吧。”

“为什么呢？”孙队长问。

“咳！”老大爷叹了一口气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‘闫王垴’呀‘闫王垴’，在旧社会它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啊！”

“怎么，这里死过人？”小崔天真地问。

“死过人！”老大爷肯定地说着，又回来坐到这块石头上。孙队长和小崔、刘福祥也坐了下来，听老大爷讲起了他那段悲惨的往事：

“那还是民国十几年时的往事，我们听说窑子出炭了，每个人心里乐的都开了花。你们不知，我们专海省虽然有森林，有炭矿，但交通不发达，离森林、炭矿远的地方，就没有烧的，只有烧牛粪、羊粪。资本家看这是个发财的好机会，就勾通了马步芳匪帮霸占了炭矿，逼着老百姓给他们挖炭、运炭。

“当时，我阿爸也被逼给他们运炭。山高，没有路！只有

翻山，从这‘闫王头’上走——就是现在我们走的这个羊肠小
道。多险哪，运一趟灶得把脑袋掖在裤腰带上。人们都管这
运灶人叫‘倒灶（霉）人’。有年冬天，我跟阿爸一块赶着
毛驴去运灶，正赶上下大雪，路很滑。一头毛驴驮一百五十
斤，上这山就上不来，阿爸往上拉，我在后边推，好不容易
爬上山头，牲口伤力了，前蹄没站稳，往山下滑去。我阿爸
拚命拉住缰绳，你想，一头牲口加一百五十斤灶的坠力多
大，他怎么拽得住啊！没等他老人家松开手，就连牲口带人
一块拖下去了！……”

“哎呀，那还能上来吗？”小崔惊讶地问。

“上来？连尸首都捞不到啊。人也好，牲畜也好，在这
地方掉下去就摔碎了。”老大爷说。

崔增林站稳了脚，探着身子往下看，不禁胆战心惊。
窄窄的河边里，水流湍急，白浪翻滚，简直是一条难以驯服
的白龙，就连他这能爬山的小伙子，看起来都有点眼花头
晕。

“以后，”老大爷继续说：“我们就在河那边的半山腰
炸开了一条道路，看见了吗，对百山上走着马车的那条路，
就是我们多出来的。”

孙队长、小崔、老刘他们向对岸望去，哪象一条路，倒
象山半腰吊着的一条吊板，一条大山的腰带。但它却明明走
着驴群，走着马车，车把式还甩着皮鞭，那清脆的响声时时
传来。

“路，是多出来了，可套在我们脖子上的夹板也更紧
了。用皮鞭抽着我们不行的给军阀、资本家运灶。路窄、坡

陡，马车上不去往后退，稍一掌握不住，连人带车马就滚到河里去了。自从修成了那条路，哪年没有几辆车，几头牲口掉下去啊！”

“解放以后，矿由国家接收了，人们才走完了那条死亡的路。可是，大家还是愁，矿运不出来，怎么支援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呢！”

“放心吧，老大爷，我们一定早日把专芒铁路修通，把矿运出来！”孙队长向老人表示着决心。然后扫了大伙一眼，往前一指：

“走！”

二

孙队长向领导上汇报了“闫王垴”探路的情况，并共同研究了这段地形后，上级指示要在半年时间，也就是九月底交出勘测资料。没有和分队同志们商量，他就向领导上提出了保证：提前一个月完成任务。

他理解职工们的心情，去年野外勘测工作完了，放假调休以前，全队职工集中在设计院，参加了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比较全面地系统地学习了几篇毛主席著作。大伙的阶级觉悟和路线斗争觉悟大大提高了，心情越加开阔、舒畅。他们要求马上工作，要把劲用在生产上。但他们还是调休，回去过春节了。这是个移风易俗的大跃进的春节。当勘测队员们在节假日里看到当地工人们热火朝天的生产竞赛；看到公社社员们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冲天干劲，他们还怎么能在家里呆下去！所以，假期不满，一个个都纷纷返回来

了。到队上就问：

“孙队长，我们什么时候出工？”

“孙队长，咱可不能落在别队后边呀！”

也有的提出质问：“为什么非要到三月份才出工？我们就不能打破这个陈规戒律！”

他们心里急呀！一天几乎向领导上催问好几遍，站也站不住，坐也坐不安。他们需要吃一种定神药，这种定神药就是立刻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！

领导上同意他们提前一个月完成任务的计划，并鼓励了这种行动。马上，孙队长就率领全分队六十多人，来到离“闫王垡”不远的大通河畔，撑起了帐篷。

晚上，在新撑起的帐篷里，点燃着一只明亮亮的汽灯，在工作开始以前，孙队长把这段任务情况，向职工们作了交代。

“我们比领导上的计划提前一个月？”当孙队长布置完任务后，不爱讲话的老工人刘福祥说话了。

“怎么，多了吗？”孙队长问。

刘福祥先笑了笑，没有马上答腔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先问一下，‘闫王垡’这段准备怎样通过吧？”

“已联系好了。由解放军工兵班的同志们先来给咱们开路。他们知道这里的情形，说需要开十天。‘闫王垡’以前的这段任务，我们需要半个月，后继工序上来的时候，这里就可进行工作了。并不影响我们整个进度。”

“这样，我们的任务可提前两个月完成！”刘福祥说。

“对，能够提前两个月！”工人们异口同声地附和。

提前两个月？就是说照领导上给的时间缩短三分之一，

这可能吗？孙队长不断地思考着：这段线路虽然不长，只有十五公里左右，但地形复杂，比规定的铁路选线最高的四级地形还困难的多。领导上是按去年完成四级地形的工率制定的计划，已经提高不少了。而他又在那里保证了提前一个月，这可以说是够跃进的了，可是工人们还说能再提前一个月。假如这样实现了，他这个能理解职工心情的年轻队长，现在也有点摸不着工人们蕴藏的力究竟有多大了。他不敢马上回答同志们的问题，挠着后脑勺扫了一眼坐在身旁的党支部书记。

党支部书记看出了他的心思，往他身边借借，小声说：“勇敢点，大胆地答应他们吧。”

这，孙队长才肯定地说：“好，我们一定提前两个月完成任务！明天我就向领导上写报告。”

第二天早晨，工人们出工了。自从上次探路以后，崔增林的心就高兴的没有平静下来。他背上水壶、饭盒，拎起花杆，往工地走的时候，哼起了小曲。

“什么事，把你乐的这样？”刘福祥问，“是不是回去过春节的时候，找到对象啦？”

“没有，没有，”小崔脸红了一下，“刘师傅，我不知怎么搞的，一说出工啦，上山啦，就觉着心里美滋滋的。我呀，一天不看到个新地方，心里就觉着闷的慌呢！这次回家过春节可把我闷坏了。”

“那你也没在家少住啊。”刘福祥说。

“那你可猜错了，刘师傅。我没过破五就回来了。”

“你妈能让你回来吗？”

“她是不愿叫我回来，可我非要回来，她就说：‘走就走吧，反正不是个圈在笼子里的鸟。’”

“哈哈，这回你这个野鸟又该满山遍野的飞了。”刘福祥笑着说。

“嘿嘿！”小崔也笑了。

正在他们一边说笑着，一边往工地走的时候，迎面来个人喊住他们：“喂，同志，你们是铁路勘测队的吧？”

他们仨住脚，端详端详这个跑得呼呼大喘的小伙子，答曰：“是呀，什么事？”

“哎，我是爇矿的，昨天到西宁找你们，说你们搬到工地来了。……”

“什么事，你快说吧。我们还等着出工呢。”崔增林，急性子的小伙子，截住他的话说。

“我是来联系能不能使这条铁路提前多通的问题。同志，你知道，我们爇矿是个年产好几百万吨的大矿，爇层有几十公尺厚，还能露天开采。爇又是质量良好的工业用爇，可就是因为火车不通，大机口运不进来，只年产十来万吨。现在……”

“同志，下去这个山坡就是我们的帐篷，请你到那里和我们的队长谈谈吧。”

爇矿上这个小伙子的几句话，句句都打在沉默寡言的刘福祥的心坎上。这个小伙子是单纯要求他们提前多路吗？不，他是来挑战！这么大的爇矿不能开采，不能把爇运出来支援社会主义建设，这不就是他们的责任吗！作为铁路勘测队的一个老工人，他感到自己担子的重大。于是觉着浑身往

外冒火，脚步自然而然地加快了。

三

事总不象人想象的那样顺利。假如没有什么变化，实有开山经验的工兵同志，会很快的劈开“闫王垡”，后继工序一个一个跟上来，提前完成任务是不成问题的。但是，工兵同志们只工作了一个多小时，一个炮眼还没打完，就有紧急任务调走了。

孙队长现从工地抽回来刘福祥他们这个小组，要他们来担当这段艰巨的为找路者而参路的任务。孙队长说：

“从几天来的工作情况看，每天都超额百分之十到二十完成了任务。照这样，我们有把握提前两个半月完成任务。领导上批准了我们提前两个月的计划，并按这个计划安排我们的工作。完成这段任务后，七月初进入柴达木盆地，担当专兰铁路下一段的勘测任务。但是，现在工兵同志们走了，能不能按期完成任务向柴达木进军，关键就看‘闫王垡’能不能劈开！经党支部研究决定，由你们小组来担任这个工作。”

这番话对刘福祥只起到一个介绍情况的作用。确实，不管接受多么艰巨的任务，从来没有在他嘴里吐出过一个“难”字，也从来没有完不成任务的时候。“担子越重越有挑头；迈路越长越有走头。”这就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。刘福祥巴嗒巴嗒抽几口烟，只说了句：“这是第一次，没经验，摸索吧。”就领着全组人员上“闫王垡”了。

“闫王垡”有一公里多长，有些地方用铁锹挖一挖，或

者找着那些雨水冲刷过的石头可以走过去，唯有两处似乎是用锄头在垭壁上挖的两条大沟，必须打眼放炮，才能崩出一条出路来，这是重点工程。

刘福祥和他的小组六个人，先在山顶上打下几根钢钎，然后拴上鸡旦粗的绳子吊下来，这一头牢牢地拴在他们的腰上。吊在空中，上不着天，下不着地，象打秋千一样。

小崔抱住绳子，顺着立陡的石壁往上看，显得兰天是那样的深远，白云在空中沈荡，小鸟在脚下飞翔。他感到有点飘飘然。再往下看，瀑布般的河水在脚下翻滚，浪花一个接着一个，溅起多高，心里又有点忽悠忽悠，象谁揪他的心。脚往山上一踩，蹬下去一块一块的石头，砸在河水里，发出卡、卡的尖响，把小鸟都吓飞了。“噯——”他不禁抽口凉气，觉着身上的汗毛都竖起来了。

“小崔，不要往下看，准备好，开始工作了。”刘福祥喊了他一声。

他抬起头来，看见其他同志都和他一样吊在空中开始打钎了，他的胆子才壮了一点，心神安静下来。

两个人一组，一个人握钢钎，一个人抡大锤。铁锤砸在钢钎上的丁当声，在峡谷里发出嗡嗡地回响，震得脑袋发胀。

会者不难，难者不会。要说起爬山、勘测铁路来，无论是四十多岁的刘福祥，还是刚满二十岁的崔增林，都是好手，都是干将。一旦把手里的花杆换成钢钎和铁锤，就有点玩不转了。刘福祥把着钢钎，小崔抡着十四磅大锤，刚打了四十多下，胳膊就酸溜溜的了，锤子也打不准了。

“别往我手上砸呀。”刘福祥笑笑说：“来，我抡一会。”

崔增林呼哧呼哧地喘着，连话都说不出来了。他把铁锤递给刘师傅，抹一把汗，象是卸掉了身上二百多斤重担。

他又紧紧地握住钎子，刘师傅一锤一锤地打着钢钎，每次都象打在他的手上一样，他的手一阵一阵的麻酥酥的疼。这样紧张工作了一天，收工时一计标，六个人加在一起才打了五寸深，连一个炮眼都没打出来。要照这样，别说十天，就是一个月，也不一定能开出路来呀！工人们听说他们一天打不了一个炮眼，很怕影响分队的跃进计划，就吵吵着要领导上去西宁、兰州请工兵，或者请爆破工人。好激动的崔增林，听说这些事，急得晚饭都没吃，跑到河边掉眼泪。唯有刘福祥看起来不着急。他真的不着急吗？不，他是这个小组的组长、共产党员，党把最困难的工作交给他，他疼得这付担子有多沉。可他就是那么一个不爱讲话的人，内心却象针扎一样。

晚上，老刘虽然躺下的很早，并没睡着，他在动脑筋，寻窍门。凭着这一天的经验，想琢磨出办法，这可不象他对勘测工作那么熟，总结自己多年经验，就创造了塔尺加高法、四人地形法等等。这一次，他想了一晚上，什么名堂也没有想出来。次日一早才五点多钟，他就悄悄地爬起床来，洗洗脸，写了一个纸条放在小崔的枕边：

“小崔：我先走了，别忘了多给我带两个馒头。

刘福祥”

然后，独自一个人先到工地去。

到工地，他并没有工作，而是望着“闫王垡”在发呆。他看到那陡峭而光滑的岩石，也看到长在石缝里的小草和野龙柏，不禁自言自语地说：“咳，我们这么大个人，连棵野花都不如。”忽然，一种想法在他脑海里闪现了一下：是呀，一棵野花还知适应环境长在石头缝里，而我们为什么就不能找石头缝大一点的地方，先来两次表百炸破，再打眼呢？

“刘师傅，怎么也不叫我一声就跑来啦。”刘福祥正想着的时候，小崔跑来了。

“小崔，你看，咱们昨天打眼的这边，不是有个石头缝吗？你说，咱们先弄包炸药，炸它一家伙怎么样？”

崔增林先是愣了一会，但随即跳起来说：“这个方法太好啦！刘师傅，你怎么不早想出来呢。”

刘福祥笑笑：“来，取炸药。”

崔增林拿来了一包炸药，老刘拽着绳子把它送到半山腰石头缝里，点燃导火线，飞快地爬上山来，“轰！”一声，在“闫王垡”上响了第一炮，崩起的碎石和尘土，象放花一样，怏怏地散落在河谷里。

“啊——‘闫王头’上开花啦！”

小组的其他同志也都来了，他们欢呼着，雀跃着。当烟尘落下来，人们估计，这次炸下来足有两方多石头。

四

当刘福祥他们开始在第二天打眼的时候，后继工序已接近“闫王垡”了。他们看见同志们吹着口笛，摇摆着红白旗，拿着花杆来回测身的时候，就好象这口笛是吹给他们听

的，这红白旗的旗语也是打给他们看的。他们知道如果两天之内修不好这条路，就要影响后继工序了。

几天不住地打眼、放炮，已经使他们疲劳不堪了。手掌震肿了，磨破了，虎口裂开了，在往外冒血。每天晚上倒在行军床上，伸伸腿，腿疼；翻翻身，腰疼。特别是炸药那种气味，熏得他们一个一个都象得了重感冒，头晕沉沉，鼻子不透气，耳朵嗡嗡响。

早晨出工的时候，孙队长曾经和刘福祥商量，打算叫别的组换换他们。没等刘福祥说话，站在身旁的崔增林憋不住了，心急地向孙队长发出一连串的责问：“你为什么不叫我们干？仗不着我们吗？怕我们完不成任务吗？……”

“不，小崔，你误解我的意思了。”孙队长拍着他的肩膀说：“我理解你们的心情。可是几天来同志们的辛苦，我也看到了。全队同志对你们这种行动都很感动，很多同志提出要换换你们。”

“不，我们不怕苦。”小崔的声音低了，他被同志们的关怀，感动得两眼含着泪花。

孙队长看了刘福祥一眼，想听听他的意见。刘福祥说：

“我们小组的情绪你不都看到了吗，我和他们一样！我们的技术熟练了，半边再换人，会影响工作进度！”

今天，小崔的干劲特别足。尽管天气炎热，晒得他那黧黑的脸膛上滚着汗珠，也没有放下手里的铁锤。

“来，换换！”刘师傅说。

“不！”小崔顽强地拒绝了。他一口气抡了一百五十下，打成一个五六寸深的眼。这个眼装上炸药，炸下五六方石头

来。

“哈哈，这一次炸下这么多呀！”小崔看看这情景，可乐了，“好，等我喝口水再来它一百五十下。”

他顺手操起水壶，就往咀里倒水，因为太猛了。结果没喝到肚子里多少，反而都洒在脖子里和岩石上了。紧接着又打眼，刘福祥把钎子放在小崔洒过水的石头上，钎子进的更快了。

怎么回事？刘福祥不住地琢磨着。难迈和水有关系吗？他又往炮眼里有忌滴进一点水，确实有效。他兴奋地告诉别人：

“同志们，打钎的时候滴上一点水，进钎就快了！”

他们得到了先进方法，进钎的速度比过去快了一倍。这更鼓舞了大伙的情绪，小崔第一个提出建议说：“同志们，咱们还有两天的任务，我看就叫它今天完工吧！”

“同忌！”大伙一致拥护。

他们的干劲更高了。水壶里的水用干了，就到河里去汲。

“闫王垡”上的小迈是多成了，可走起来还是那样的艰难啊！它只有一尺宽，先迈哪只腿，后迈哪只腿都得计标好。不然，身子失去平衡，就有掉下去的危险。

小崔因为能提前一天劈开“闫王垡”而兴奋了。他去河里汲水的时候，忘记了安全，慌慌张张在这个小迈上走着，不小心，一脚登在松动的石头上，把他滑下去了。在山坡上打了两个滚，幸亏他手急眼快，一把抓住了一棵野龙柏，才标没有摔下河里去。